



■编者按: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,长眠着唐亮、杜平、饶子健、刘飞、刘先胜、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。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,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,其中的篇章,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,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。《发现》周刊联合《铁军》杂志、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“红星园·将星闪耀”系列,一一为您介绍将军们的传奇故事。



张希才(1912-1986):安徽省霍邱县人。1931年参加红军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游击队指挥部通讯员、排长、红二十五军军保卫局政治指导员、营政委、供给部政委,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,红十五军供给部政委。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二、三、四次反“围剿”和长征。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一营政委,冀鲁豫军区供给部政委、后勤部部长、鲁西北军分区政委,参加过“百团大战”,后在山西太原附近反击日军“九路围攻”中负伤。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鲁南军区参谋长、第二野战军十四纵队四十二旅政委、华北军区直属师政委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,南京军区炮兵副政委,皖南基地政委,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。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。1986年5月12日病逝于南京,安葬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。

# 张希才:光脚砍柴娃成长为开国将军

张希才出身贫苦人家,他年仅九岁就开始帮人放牛、放鹅,直到长成大小伙子,也没有穿过一双鞋。十四岁那年,父亲去世了,年幼的他不得不撑起一家人的生活。十六岁的一天,他挑着一担柴到集市上去卖,正巧碰到红军游击队在开仓济贫。一位红军干部看到这位衣不蔽体的卖柴小伙,就分给他两袋粮食。背着两袋意外得来的粮食回到家,张希才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花。1931年,他终于找到了向往已久的红军部队,从此走上了戎马一生的革命道路。

□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

## 决战国民党“王牌”115师,三小时完胜敌军

1934年7月初,“围剿”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敌军大肆侵犯,声称在三个月内“彻底肃清”红军。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,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与敌周旋,寻机歼敌。当时,张希才正担任红二十五军直属部队党委书记、经理处政委,他也参加了这次战斗。

红二十五军行军途经罗山县长岭岗时,侦察了解到号称“王牌”的敌一一五师在此设防。敌一一五师刚从东北调来,地形不熟,戒备不严,当红二十五军隐蔽地进入敌人的阵地前沿时,

敌人还没有发觉。徐海东经过实地勘察后认为,长岭岗是一条孤岭,地形狭窄,虽然敌人守兵众多,但难以展开,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。因此,他果断地定下了歼灭敌人的决心。由于徐海东指挥得当,在红二十五军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,合理调整部署,巧妙地造成了局部的优势。广大指战员发挥了红军山地战的特长,战斗动作隐蔽、迅速、勇猛,仅用三个钟头,就结束了战斗。装备精良的一一五师几乎全军覆没。战斗结束后,经核实,缴获敌人轻机枪200余挺,长短枪

800余支,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。战后,徐海东乐呵呵地对张希才说:“我们打了这么漂亮的一仗,部队情绪高了,你这个党委书记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好做多啦!”徐海东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,笑着继续说:“这一仗打得真过瘾,敌人整整五个营,连一个勤务兵和马夫都没跑掉。”

长岭岗一战,给了敌人“三个月‘围剿’计划”当头一棒,根据地军民受到很大鼓舞。这对当时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红军来说,是一个极大的鼓舞,并为以后的长征创造了条件。

## 与敌人近距离肉搏,冲破敌人优势兵力包围

1934年11月,红二十五军告别鄂豫皖根据地,开始北上长征。此时的红二十五军,名义上有三个师,实际上只有三个团的兵力,总共才2700多人。

11月16日,红军开始向西挺进,敌人调集了40多个团的兵力,设下层层包围,前堵后追。敌众我寡,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。25日,红二十五军到达河南省象河关西北地区,准备跨越许(昌)南(阳)公路,向伏牛山区前进。

那天傍晚,北风呼啸,雨雪交加。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们,冒着雨雪走了一整夜,湿透的单

衣冻成冰紧紧贴在身上,冻得牙齿打颤。一些战士被烂泥粘掉了鞋,赤着脚在冰碴上行走,一步一个血印。这时候,前方突然响起一阵枪声。张希才跑上一块高地,指挥战士分散隐蔽,准备战斗。政委吴焕先掏出手枪,从军交通队一名战士身上抽出大刀,高呼“共产党员,跟我来……”

张希才率领战士冲了上去,与敌人展开近距离肉搏战。直到后援部队在副军长徐海东的带领下赶来,几十挺机枪同时打响,敌人纷纷丢下武器,落荒而逃。然而,在这支不足3000人

的红军部队周围,敌人的数万人马,不断团团围困过来。

当天夜晚正是突围的好时机,军部集中了70多名机枪手,向敌人包围圈的东北角猛攻过去,在敌人阵地上撕开了一条裂口,大队人马一鼓作气冲出了包围圈,顺利进入了伏牛山区。28日,当前卫部队正由拐河镇东北的孤石滩通过澧河时,又遭遇优势敌人的前后夹击,危急时刻,二二三团强渡澧河,奋勇打退敌人的进攻,控制了入山要道,掩护军部和二二四团过河,再次冲破敌人的包围。

## 激战陕南蔡玉窑,身负重伤肠子流了出来

1935年9月,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,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。不久后,红二十五军与其他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十五军团,在长征路上表现出色的张希才,升任红十五军团供给部政委。上任不久,他就参加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,在劳山和榆林桥的战斗中,又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,补充给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。

红军会师后,张希才所在部队又转战于陕南各地,参加了葛牌镇、九间房、蔡玉窑、庚家河等战斗。在庚家河的遭遇战中,红军突破敌六十四师袭击,伤亡200多人,程子华、徐海东等高级将领均负重伤。洋县石塔寺之战,红军打垮了敌陕军警二旅五个多营。九间房伏击战全歼敌陕军警三旅,俘获敌旅长唐嗣桐等1400多人,缴枪千余支。

蔡玉窑之战,敌人袭击了红

十五军团供给部,张希才率领警卫连顽强反击,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。在与敌二六旅的激战中,子弹从张希才的左胯下打入,从小肚子穿出,肠子都流了出来。随后,张希才被送到郧西二天门附近一位老乡家中休养。那位老夫妻对张希才特别好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张希才亲自到郧西去寻找这对老夫妻,可是时过境迁,一直没有找到老两口。

## 抗日战争中手腕骨折,事迹被编成“三字经”

1936年11月,上级派张希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抗大毕业后,他被派到前方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直属队担任党总支书记,主要是做扩军和筹款工作。半年后,他被派到六八七团一营担任政委。

不久,他们所在的部队遭到日军围攻,在太原附近町店战役中,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左手腕,手腕骨折大半,他仍然坚持不离开部队。由于他身先士卒,屡建战功,旅机关将他的事迹写成“三字经”编印成册,发到部队

号召战士们向他学习。

按照当时的伤残程度,张希才已经不适合留在战斗部队,但他坚持留下。痊愈后,徐海东和黄克诚亲自找他谈话,要求不要坚持留在基层了,先去党校学习一年,边学习边休养。

党校毕业后,张希才被派到冀鲁豫军区供给部担任政委。后来供给部改为后勤部,由他担任部长。当时正值日本鬼子疯狂进行“扫荡”,八路军处在最困难时期。军区几千人马的吃穿用都去筹措,还要保障几千支步枪、

机枪和大炮的弹药供应。部队的粮草不得不靠部队生产自救,弹药也要靠自己制造,后勤部所辖的修械所改成了兵工厂。除此之外,医院所需药品,全部由后勤部组织人员化装到敌占区去购买,有时候为了一箱药品,会牺牲好几位同志。

张希才深知,后勤保障是军队的生命线,多用一分心,就能增加一分战斗力,减少一分伤亡。沉重的工作压力,有时累得他吐血,但他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。



1974年与家人合影



1941年调冀鲁豫军区时留影



1980年,率南京军区后勤部干部参加义务劳动



1966年,南京军区后勤部领导合影(前排右二)



1945年,冀南军区第7军分区领导合影(后排右二)

## 不战而屈人之兵,旬封战役立下了大功

1948年1月,张希才调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四纵队四十二旅政委。在旬封战役中,张希才率领的四十二旅原先奉命攻打黄河大桥的,但是当他们冒雨急行军160多里赶到黄河大桥时,守敌却已经弃桥逃走了。四十二旅尾追了一天,仍然没有看到敌人的踪影。这时兄弟部队派人来通报情况,就在不远处的旬封镇聚着大批敌人,约有五六千人马打算去增援黄河大桥。

张希才率部迅速抵达旬封,把指挥部设在旬封镇西头一个大土堆下,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。部队从南面、西北面、东北面把敌人围在旬封镇,先组织试探性进攻,发现敌人的火力点,再用炮兵击毁敌

人的工事。结果,还没等到组织冲锋,敌人就打出了白旗。

一会儿,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指挥部,是敌人派来一个中校要谈判,说是要“起义”。张希才斩钉截铁地说:“你们就要被我们全部歼灭了,还讲什么‘起义’!你们只有一条路,就是无条件投降!”敌人还想拖延时间,声称要回去商议一下,请求暂停进攻。张希才说:“给你们半小时,若不投降,就将你们全部歼灭!”十分钟后,这五六千敌人就高举双手、打着白旗全部投降了。这场战斗我军未伤一人。为此,四十二旅受到华北军区的通报嘉奖:“四十二旅为解放豫北地区立下了大功。”